

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

蒋永福

摘要 公共图书馆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个人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获得教育的权利”是公民合法的个人权利。公共图书馆是保障公民“获得教育的权利”的必要设施。实施民主政治需要多方面条件。向公民提供信息和教育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公共图书馆是向公民提供信息和接受社会教育机会的公共设施,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我国图书馆界应该重视“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关系问题的研究。表1。参考文献14。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民主 政治权利 社会教育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Public library is the product of democracy. Protection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of citizens is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right to obtain education” is a citizen’s personal right. Public library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facilities to protect citizens “the right to obtain education”. Many conditions are needed to implement democracy. To provide citizens with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basic conditions to achieve democracy. Public library is one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to provide citizens with inform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reby it is one of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democrac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Chinese librarianship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librarie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1 tab. 14 ref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Democracy. Political rights. Social education.

CLASS NUMBER G250

1 引言:民主政治与公共图书馆有何相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英、美等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界大都把“支持民主”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来确认和贯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之间确实有某种内在联系。然而,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界,素来没有把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的理论和实践传统,甚至一些人把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当作“图书馆政治化”的形而上学倾向来加以拒斥。至今,国内图书馆界尚无“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主题的专门论著,这说明我国图书馆界长期远离民主政治话语的传统尚未改变。

那么,公共图书馆能否或者是否应该远离

政治而独立或中立地存在呢?对此图书馆界历来存在截然相反的立场。持“去政治化”立场的人认为,图书馆员应该“像是竞技场的守门人,守着相互争斗的信条、信念和品位。他不支持任何一方,也不反对任何一方,只是尽心保管着他的竞技场”^[1]。英国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McColvin)甚至断言:“一个馆员,如果他把自己的信仰、政治倾向看得高于馆员职责,如果他没有想到真正的馆员是无信仰、无政治倾向的,他就不可能是个好馆员。”^[2]而持“图书馆政治学”观点的人(如英国的怀特,美国的特奈尔、伯德萨尔、哈里斯等)则认为,图书馆职业从来就不是绝对中立的,漠视政治、坚持所谓“中立”的立场,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利于图书馆发展的。这些学者提倡图书馆从业人员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积极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鼓励图书馆职员剖析图书馆发展的环境,在意识形态和重大社会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立场,在

政治舞台上展现图书馆的价值,运用政治手段和途径(如政治游说、选民意志等)争取政府对图书馆的支持^[1]。

我们认为,那种“政治挂帅”、“政治肥大症”(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萨托利语)固然不可要,但那种“政治虚无主义”、“政治反感症”同样也不可要。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汉娜·阿伦特说,“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3]。图书馆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不可能存在于政治“世外桃源”中;图书馆职业作为一种“公职”,其职业人员不可能也不应该自我游离于与自身事业和职业前途息息相关的政治公共空间之外。作为纯粹私人领域中的“市民”也许无须自觉地与政治染指,也能过上自得其乐的私人生活,但是作为公共事业/职业责任主体的“公民”,就不可能自闭于政治而成为“负责任的人”。所谓职业中立,也决不意味着对职业前途、职业使命无立场、无原则。对职业前途、职业使命无立场、无原则,无疑等于对事业、对职业不负责任。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主要责任主体是政府,因此政府是否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作出有关决策,这对公共图书馆事业来说至关重要。进而言之,图书馆职业人员是否具有民主政治意识和理念,对其能否出色完成职业使命、承担职业责任至关重要。图书馆职业人员为了出色地承担职业责任、完成职业使命,有必要甚至必须培养民主意识,掌握民主政治知识。

民主,其本义就是人民做主。民主是一种政治决策制度,即由全体利益相关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作出决策的程序制度。“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4]¹⁰民主政治,就是以民主方式——而不是专断或家长制方式——进行决策的政治制度。

那么,民主政治与公共图书馆之间何以发生联系的呢?回答这一问题,可从两方面去考虑:第一,民主政治的蕴涵之一是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个人权利,“获得教育权”就是公民应享有的个人权利之一,而为了保障公民的“获得教育权”,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是必要措施之

一;第二,公民通过获得公共图书馆服务,接受民主教育,成为“有教养的公民”,对民主政治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这两个方面在逻辑上的区别是:第一个方面属于“民主政治→公共图书馆→个人权利”序列,即民主政治通过公共图书馆保障公民的“获得教育权”(当然,保障公民的“获得教育权”不只有公共图书馆这一条途径);第二个方面属于“公共图书馆→民主教育→民主政治”序列,即公共图书馆通过满足公民的自我教育需要,提高民主素养,从而为民主政治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

2 “获得教育权”与公共图书馆

民主政治的主要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个人权利(在国外,公民的个人权利一般直称为“公民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等权利,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人格权、生存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公共图书馆与公民的多项政治权利、个人权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关系最密切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这可从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及其固有的职能中得到证明——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之所以能够产生、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主要源于人们意识到了公共图书馆对民众的社会教育功能。把公共图书馆的起源主要归于人们对其社会教育功用的认识,这似乎有“教化愚民”、歧视民众之嫌,无形中把图书馆置于“权力附庸”的地位,在方法论上也难免工具主义之嫌,因而有的人对此表示了疑义。笔者认为,对此我们应该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公共图书馆的起源确实源于人们自我教育的需要,这是历史事实,而这种自我教育的实施不仅仅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权力推行过程,同时也表现为民众的自发行为。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前身之一——会员制图书馆的产生,就主要表现为民众的自发行为。这说明,通过公共图书馆来实现自我教育,是民众的自愿、自觉行为,而不完全属于权力行为。这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起源过程有所不同。第二,民众通过利用公共图书馆来实现自我教育,从

而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有助于保障自身的民主权利,这对民众有利而无害。尽管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定位,但为民众“利”(权利)似乎已成为公共图书馆界的共同价值取向。换一个角度说,这种定位也属于权利本位主义定位,这在“走向权利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民主政体国家的宪法中,都写有公民享有受教育权的明确规定,而且,在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还区分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日本于1947年制定、2006年修订的《教育基本法》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必须通过设置图书馆、博物馆、公民馆以及其他社会教育设施、利用学校的设施、提供学习的机会和情报以及其他的适当的方法以努力振兴社会教育。”日本还专门制定有《社会教育法》,该法第9条规定:“图书馆和博物馆为社会教育的机关。”根据《教育基本法》和《社会教育法》,日本《图书馆法》又规定:“本法律秉承社会教育法的精神,规定了关于图书馆的设立和经营必要的事项,为了谋求其健全的发展,其目的旨在发展国民的教育和文化”,“本法律中所指的‘图书馆’,其目的是收集、整理、保存图书及记录其它必要的资料,通过设施供普通公众利用,有助于其教养、调查研究、消遣等。”^[5]从这些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民主国家有责任保障公民接受社会教育的权利,这是民主国家及其政府的法律责任,而设立公共图书馆是国家保障公民接受社会教育权利的必要措施。也就是说,通过设立公共图书馆来保障公民接受社会教育的权利,是民主政治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

“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其句式上看,似乎应将其归入伯林(Berlin)所界定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范畴。如果把“接受教育的权利”理解为“获得教育的权利”,就会有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意味。而这种积极自由意义上的“获得教育的权利”对公共图书馆具有特别的意义。日本著名图书馆学者川崎良孝指出:“这里不仅仅是被动地把握‘接受教育的权利’,应该更加积极地抓住‘获得教育的权利’。如果放眼学习的主体而设想学习权的话,这样,保障获得

学习上所必要的资料 and 情报的图书馆就变得重要起来。可以说学习权是确认图书馆在宪法上的地位的最明确之根据。”^[5]川崎良孝这段话的意思是:公民的学习权——获得教育的权利,是公民依据宪法必须享有的个人权利,因而公民有权向政府提出提供“保障获得学习上所必要的资料 and 情报的图书馆”的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有获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积极主动地回应和保障公民的这种合法的个人的权利是政府的宪法责任。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意涵所在。由此产生了“民主政治→公共图书馆→个人权利”序列。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共图书馆是民主政府为了保障公民的“获得教育的权利”而提供的一种设施。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称的“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的依据所在。

3 民主条件中的公共图书馆

实现民主政治,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英国民主理论家布莱斯(James Bryce, 1838—1922)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必须具备十个要件:自由、平等、教育、宗教、新闻、政党、自治、传习、人民、舆论^{[6]340}。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A. Dahl)指出,现代的实际民主包括七种重要制度,或者说,衡量现代民主有七个标准^{[6]364}:①宪法授权民选官员对政府决策进行控制;②公正的竞选;③公民的普选权;④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权参与官职竞选;⑤公民有广泛的议政权;⑥公民有权获取政治信息;⑦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从布莱斯和达尔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主政治的诸多条件中,教育和信息条件与公共图书馆密切相关。

布莱斯认为,公民掌握知识是“使公民有行使其权利之能力”的基本条件。公民的知识从哪里来?当然是教育。没有知识就不能行使民主权利,因此专制政治必然采取愚民政策,而民主政治则必须在民众中普及教育。没有对民众的普及教育,民众就不可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民意),不能对政府进行监督批评,也无法进行其他政治参与。识字教育使人民有起码的

参政能力,高等教育则使人们有能力对政府进行监督。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 Dewey)指出:“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原则,而且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体现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7]²⁷教育对民主制度的重要,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它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分配、输送给个人,教导他思考、观察、判断、选择和 innovation,使个人成为具有民主理念或意识的公民。按照杜威的教育哲学,教育是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这项工程如果失败,“民主就将死亡”。一句话,没有民主自由的教育,就没有民主自由的政治^[8]²⁷²⁻²⁷³。

公民能够理智地参与民主政治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获得充分的相关信息,一是公民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及政治素养,即公民需要接受教育。也就是说,让公民掌握充分的知识 and 信息,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科恩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希望民主成功,必须负责提供并发行普遍参与管理所需的信息”,“在代表制的民主中,成员的教育也是取得成功的一项条件,公民必须在智能上有所准备,以便担负参与管理时所必须完成的任务”^[4]^{159,166}。在科恩看来,为公民提供信息和基本教育,是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使公民通过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等)增进知识,这对于公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至关重要。对此,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有过精彩论述:“在任何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的措施作出反应。因为,有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可以多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宪法:它可以使那些受委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理解并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并预防这些权利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

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使他们懂得珍视前者,避免后者,联合起来,尊重法律的不可违犯性;并保持警惕,防止人们犯法。”^[9]²⁶¹公民的接受教育程度与民主参与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从表1中看出。

表1 公民受教育程度与民主参与之间的关系^[10]

受教育程度	选民登记比率(%)
低于高中	59
高中毕业	71
学院	79
学院毕业	83

公共图书馆为公民提供知识和信息的使命,与民主政治的要求具有内在的契合点。关于这一点,194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表了S. H. Ditzion的著名专著《民主文化的武器库》,阐述了公共图书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1949年,谢拉的博士论文《公共图书馆基础》出版,同年,加库出版了《公共图书馆与政治作用》,这两部书都较系统地阐述了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些论著及其观点实际上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出台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1949年版)申明:“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是作为终身教育的大众教育中体现的民主信念的实际典范……作为一种民享民有的民主化机构/制度,公共图书馆必须是:在清晰、权威的法律下建立与管理,完全或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11]1994年修订版将其展开为:“社会和个人的自由、繁荣与发展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人类基本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信息灵通的公民在社会中行使民主权利和发挥积极作用的能力。人们的建设性参与和民主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令人满意的教育和自由与无限制地利用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12]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图书馆政治学”论著仍然频频问世。例如,美国图书馆学者特奈尔(Turner)出版名为

《走向政治化》的著作,伯德萨尔(Birdsall)和怀特(Herbert White)分别将他们颇有影响的论文命名为《图书馆职业的政治信条》和《公共图书馆与政治过程》^[1]。在他们看来,公共图书馆界漠视政治的后果是:面对公共权力部门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公共图书馆职业价值——公益性、信息自由获取等的无视,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鉴于此,美、英等国的图书馆界,在论证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过程中,突出了公共图书馆支持民主政治的价值。200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在《公共图书馆计划与服务响应:选项与程序指南》中,总结出了公共图书馆的13个方面的基本服务功能。其中第10项是“政府信息”(government information):向用户提供有关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的信息,以便他们能正常行使民主权利;第11项是“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帮助用户培养信息查询、评价及利用技能;第12项是“终身教育”(lifelong learning):满足用户自主学习的需求,帮助他们实现个人发展^[13]。而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公众获取信息和接受社会教育提供服务。公众利用图书馆获取信息和接受社会教育,是民主社会构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必要的制度安排。英国的《图书馆宣言》指出:“图书馆旨在鼓励创造,支持民主,提高文化价值,促进扫盲和终身教育。”^[14]²⁰⁷⁻²⁰⁸因此可以说,公共图书馆是民主国家实施民主政治所需要的重要社会设施之一。这应该成为政府从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的高度定位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价值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于良芝,李晓新,王德恒. 拓展社会的公共信息空间——21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5-17.
- [2]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73.

- [3] [美]汉娜·阿伦特. 人的条件[M]. 竺乾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
- [4] [美]科恩. 论民主[M]. 聂崇信,朱秀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5] [日]川崎良孝. 法律体系上的公共图书馆地位与图书馆目的(日美比较)[C]. 章骞,译//上海市图书馆学会,日本图书馆学研究会,上海图书馆. 图书馆立法与制度建设:第五届中日国际图书馆学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出版者不详],2007:37-46.
- [6] 俞可平.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7] [美]杜威. 人的问题[M]. 傅统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8] 陈闻桐. 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引论[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 [9] [美]华盛顿. 华盛顿选集[M]. 聂崇信,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10] Rainzen. 开放社会与开放图书馆[OL]. [2007-11-16]. <http://rainzen.bokee.com/6531781.html>.
- [11]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OL]. [2007-12-17] In: <http://www.fundacionsr.es/documentos/manifiestos/mani49ing.pdf>.
- [12]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OL]. [2008-05-12]. <http://www.fundacionsr.es/documentos/manifiestos/mani94en.pdf>.
- [13] 于良芝. 探索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英美历程借鉴[J]. 图书馆,2006(5):1-7,31.
- [14] 英国《图书馆宣言》[M]//吴建中. 21世纪图书馆新论. 2版.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通讯地址:哈尔滨市。邮编150080。

(收稿日期:2008-05-12)